

马来西亚客家通志 系列一

马来西亚客家人的 宗教信仰与实践

王琛發 著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出版

马来西亚客家人
的
宗教信仰与实践

王琛发 著

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

- 著作 : 王琛发
- 系列主编 : 黎艾琳
- 封面设计 : 彭嘉恩
- 出版 :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THE FEDERATION OF HAKKA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PERSEKUTUAN PERSATUAN-PERSATUAN HAKKA MALAYSIA
No 18, Medan Imbi, Off Jalan Imbi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Tel : 03-21410199, 03-21416199
- Fax : 03-21430299
- Email : hakkamal@tm.net.my
- 印刷 : 协成印务公司 Percetakan Bintang Jaya
40, Jalan17/42, Taman Kok Doh, Segambut
51200 Kuala Lumpur.
- Tel : 03-62577829, 03-62515319
- Fax : 03-62570428
- 出版日期 : 2006 年 6 月

《马来西亚客家通志》系列

总

序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总会长
拿督吴德芳

一

客家人南渡拓荒，转眼间已超过三百年，作为东南亚华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无论属自愿买棹南渡，或遭拐骗上船而当猪仔卖掉，皆须经历长期非人生活，幸而存活者，才能奢望改变命运，谋得一份营生，又要面对殖民地的自然灾害与政治压迫。绝大多数人只能糊口度日，而最终只得孑然一身还乡终老者也甚众，能实现衣锦还乡的美梦者则万中无一。因此，南来之路，岂只崎岖，若说洒满先人的血泪，实不为过。马来西亚大小市镇义山，埋葬了许多客家先人骨骼，有者无名无姓，正说明了今日的现代社会源于先人的牺牲。

先贤中大部份皆筚路蓝缕，与虎蟒为邻，出入毒瘴，历尽无限辛酸，重重困厄，始终坚忍不拔。幸而，经过长期殖民政府统治、日本三年八个月暴政，以及十年紧急法令时期的种种冶炼，我们终于认清方向，与马来人及印度人及其它诸族群取得建国共识团结一致，争取独立，共建繁荣，而得享现代马来

西亚的安居乐业日子。

先人足迹走过了岁月的冲洗，迄今留下不少的遗迹与文字资料，使我们不能不重视族群过去数百年的奋斗史，不仅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成就得来不易，所以要珍惜；更因为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令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建构。只有坦然面对历史，对先辈的一切是非成败认真而客观的总结与致敬，才能扎根发展，并择善而固执之。

二

客联会计划出版《马来西亚客家通志》系列，也是基于深知以史为鉴之重要，尤其是际此二十一世纪之初，不少史料都可能经数百年岁月而趋向湮没之际；尽可能搜集、整理及研究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历史，更是当务之急；它不只能说明客家人在大马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是重要的主流，也能为华族在马来西亚建国的参与过程与主权地位，再添出深刻而广度的证据。

诚如本系列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看待客家人在大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到，它可以被定位为全世界从西方开始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一部份进程，马来西亚客家历史客观上是数个世纪以来资本社会全球化的进程其中之一页，是这一进程在其中一个地域具体的局部。客家人在马来西亚，最早也迄今的操作的行业，是种植业；从十八世纪种植丁香豆蔻等香料作为西方对东方贸易的主要输入品，到后来的橡胶和今日的油棕，客家人在大马从事的种植业是有别于中国的封建农业，而呈现出国际商贸的特色。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客家矿工，以当时算是很先进的技术，在吉兰丹、砂劳越采金矿，以至开辟霹雳、森美兰、雪兰莪的矿区，

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制度是否可以深化和发展？当然，也很难想象，少了早期需要大量熟练人力的采矿及种植业这二个支持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国际经济的环节，是否会催化出今日的马来西亚，使它成为一个早在独立前即有较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新兴国家？

三

《马来西亚客家通志》的撰著，历时二年余，是著者根据过去为“梅州华侨（客家）博物馆”编撰的展示资料，在其基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考证增删定成了多本图文并茂之内容。本系列内容，搜集的马来西亚客家宗教教派三十余个，客家人从中国带入香火以至本土产生之神明亦有三十余位，搜集反映城乡历史的各地甲必丹及开拓先驱也有六十余位、搜集领导华族走向民族认同的清朝以至民国领事亦达十位之多；另外尚有超过一百位革命先驱及抗日英烈。此外，本系列也说明客家人在大马创办的报章有十余份之多，以及说明客家人拥有东南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企业。本系列亦包括论及客家山歌的各种民俗文化在大马的发展。本系列所论及的客家人组织，除各地客家公会及各府县会馆，尚包括神像组织以及客家人与其它非客籍人士合作的组织如：东甲“韩江鹅湖公会”，大山脚“广惠肇会馆”，以及各地潮州组织内的客籍贡献。甚至，本系列内容，亦证实了“客家文化”是一种可以跨血缘、地缘和语系的认同，著者的调查发现一些组织如“惠州会馆”，也不如过去一般以为的是纯客家人的组织，而是汇合了福佬系的海陆丰人的力量，认同于客家精神，共同支持客家联合。这其中的诸多内容，说明了客家精神根植在不忘本、以中华价值观为主体，坚持在既能本土扎根，又能团结其它帮群。

我们可以因本系列的内容而为先辈自豪，对他们更加尊重。能有如此丰富的资料，正反映了客家精神在马来西亚渊源流长这一事实。没有先辈留下深厚的基础，我们也无从出版这一本著作。

四

本系列内容忠于客观事实。我们不否定，在十九世纪，有相当漫长的时间，马来西亚的客家社群，正由于来自不同的地缘，曾经是分帮分派甚至互相敌对的。可是，也正是由于在有限的时间和近距离的地理环境，使得他们比之在中国本土有更多的机会互相冲突、妥协、理解、团结。最后，把书中的一些篇章比较今日历史，抚今追昔，我们便发现，历史上不同的客家帮群在缔造今日的社会环境，毕竟是殊途同归，而且，也因此竟能逐渐形成了客家团结的模式。过去的南洋客属总会以至今日的马来西亚客联会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成就。

我们很高兴见到，本系列的著作者，在编写过程之中，采用大量中外文史料结合实地考察的手法，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大马客家人的历史，也因此使到本系列的每一篇章，都可以说是考证过资料、深具学术性的作品，不仅论证资料丰富，而且，对一些人所熟悉的历史人事，亦因资料的发掘以及应用理论的根底显示出不同角度的新观点、新发现。难得可贵的，在撰写过程，文字也尽求雅俗共赏。

在出版前，本系列的部份文字也在黎艾琳选材编辑的努力下，编成了一套展览材料，在檳城的客家文物馆永久展览，也在其它各地区巡回，收集乡亲的回馈。

总之，本系列亦已见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客家族群重教育文化，俭衣节食也要集腋成裘以办学办教的精神，丝毫不

变，而热心公益等种种美德，都已融入文化，成为精神传统了。

五

当此廿一世纪伊始，新旧交替之际，时代冲激一波一波涌来，世变难测。本会因而鉴往思来，特精心编纂此一《马来西亚客家通志》系列，已将族群披荆斩棘的开创精神从详记述，除揭示客家文化精蕴，亦可作为后代子弟们之精神支柱，在回顾来时路之际，进行自我鞭策，以发挥绍志薪传的作用，而有望未来开拓更大空间。庶乎此，则我辈可称无愧予诸先贤了！

因时间有限，我们作为出版单位和著者都预见编纂通志时若有所遗漏，在所难免。但此系列仅作为开端，是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尝试。谨望有识者能提供宝贵资料，以便日后再版时补遗；而错谬遗漏之处，尚望大家不吝指正。

我要感谢各地客家乡亲，尤其王琛发不辞劳苦，到处奔波，实地挖掘史料，特别针对客家人的宗教信仰、教育贡献、开拓英雄，以至浩气长存的民族英雄事迹等方面做了大量访查工作，确保了我们对梅州华侨（客家）博物馆的支援，也使到设立在檳城的客家文物馆可以获得丰富的史料展览。同时也要向赖观福硕士、刘崇汉、范立言、吕仗义等的协助，以及借此机会对“梅州华侨（客家）博物馆”马来西亚展厅基金的捐款乡贤致谢。您的奉献，使《马来西亚客家通志》系列，《马来西亚客属会馆史料汇编》，及《蕉风椰雨客家情》等等有意义的书籍能顺利出版。大家共同的努力，只有一个目标，把大马华人历史的修史工作尽力做好。

序 言

台湾高雄市文藻外语学院通识中心副教授
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邓文龙

客家学是一门起步很晚的学术研究，客家族群和其它族群比较，其差异性和区别性中特别强调“客家精神”，“客家精神”成为世界客属的族群认同象征。二十一世纪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社会的客家人，会不会或该不该把认识客家当做是每个人生命中必要的知识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宗教信仰是常民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了解族群迁徙与历史变迁的重要轨迹。

台湾客家人的民间信仰，比较具有一致性，除自然神的土地伯公信仰之外，以三山国王庙与义民庙为客家人的主要信仰与精神中心；民间大小土地公庙多得难以估计，三山国王庙几近一百三十座，供奉义民爷的庙宇高达三十几座，在蕞尔小岛，土地有限的空间下，客家人特有的民间信仰庙宇密度可说是相当高；其中义民庙是台湾特殊历史发展背景下，受朝廷封匾产生的信仰，是大马客家社会所无。《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一书中显见马来西亚客家族群的民间信仰，较之台湾更具多样性与地方性，这是因为两地历史发展背景和居民信仰需求不同使然，同时亦提供华人社会中客属信仰的某一面向，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与王琛发结缘起于在参加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结识，之后，又陆续在台湾和马来西亚学术研讨会相互交流，常讨论有关台湾和马来西亚客家学的相关问题，-人我同为客家学者的王琛发在华人社会所做的努力与热诚，敝人深受感动，故乐意为其作篇小序，表达敬意。

《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分成六个部份来阐述客家人的民间信仰。

第一章谈述马来西亚客家人从原乡移植到本地的乡土信仰，移民将故乡神 带到新天地，成为凝聚族群向心力和开疆辟土的原动力，如：三山国王、谭公庙、何仙姑、重阳帝君、感天大帝、玄天上帝、关公、仙人叔婆、五显大帝、三师爷、萧府王爷等，足见客家族群原乡分布的情形，与日后逐渐跨越自我族群，进而吸引其它非客属族群加入信仰圈，是不同文化融合交流的具体呈现；此外，会党公庙的祭祀活动影响矿区商业利益，地方领袖甚至进而掌握政治势力，更是不可小看的社会组织。第二章介绍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本土神明由来，拟人化的崇拜，融合了对先贤崇拜的祖神意识，如：张丘马大伯公、刘善邦、钟万仙师、仙四师爷、胡靖祖师，以及精灵信仰的拿督公、地脉神的唐番地主等，这些广泛被实践的信仰，已渗透各不同籍贯语言的领域，而逐渐模糊化，这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第三章概述流传在马来西亚客家社会的道教教派及其沿革，有东华山教、昆仑教、六壬教、金英教、正一天师闾山教、三坛教、茅山教、白莲教、香水法院等。

第四章介绍马来西亚客家地区流传的民间教派，如：真空教、归根道、同善堂、混元教、天衡山派、黄老仙师慈教等。

第五章概述清代马来西亚客家人的观音信仰，对最早的客家人观音香火南传到客家村落做可能性推测；从分布东西马各

地的匾额、对联、香炉、捐缘碑等文物，可见客家人观音信仰留痕，见证先民艰辛奋斗的历史过程，以及劝捐闽人兴建极乐寺，促使民间观音信仰提升成正统佛教寺院规模，数字客家领袖的支持与倡导，功不可没。

第六章是对19世纪客家人基督宗教历史做三种文化层次的深入观察，对照其附录的论文，可知他的观察侧重之方向。观察一：十九世纪马来西亚客家人与基督宗教、观察二：当普世信仰遇上地方风俗、观察三：思考客语教会得以延续的原因，反映了客家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文化认同与宗教信仰交融的结果，有助于客家语言的保存，这是相当新的见解，实属不易。

《马来西亚客家人的宗教信仰与实践》一书广泛引用文献资料，加上调查研究分析，地方耆老口述等方法，爬梳出大马地区民间信仰的概况，并提出新观念，对人口数量居台湾第二位的客家族群而言，与马来西亚有其来自原乡信仰的共同性，与两地移民到不同环境而创造衍生出来的信仰差异，生，同时，更呈现出信仰多样性及客族社会活络、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寻求客家认同意识的人而言，常民文化的信仰基础研究，是颇值得参考的。

最后，提出一点建议：谈宗教信仰课题，很难避免提到神迹迷信，但这不是信仰的主体，若能从历史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分析，去芜存菁，将民间传说与历史两相印证，则宗教信仰在客属移民史上的历史面貌将更清晰，更具说服力；此外，各重要庙宇沿革志的撰写以及为庙宇组织成员作传，都是建立庙宇历史的重要工程。本书已为马来西亚客家宗教研究开风气之先，也为后来研究马来西亚客家宗教专题的项目，开拓了进路。愿与王琛发共勉之。

前言——有了信仰，才能坚持

华人宗教活动在南洋往往被利用作为社群团结的象征。每一个人祈求经济充裕时也会祈求个人平安与地区安宁，在同时间，神明又是同一来源的社群群众共同信仰的对象。

把乡土信仰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可以缩短新居留地和本乡间的地理与精神差距，神明世界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又兼能巩固社会秩序和影响个人意识取向。

一间庙宇，既有维护原乡传统的功能，又能扮演了共同信仰中心的角色，它其实也是巩固异地团结的组织力量，扮演了凝聚社会力量的中心角色。许多早期在南洋出现的百年老庙，都可以一再印证这一论述。

在今天，建庙也许并不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在那个时代，天灾人祸都难以预料，信仰上的支持就变得很重要了。也只是一批最早的居民想在一个地区安定下来，而且，他们也安定下来了，他们才会在当地安祀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神明香火。

我们在各处实地考察客人信仰的庙宇文物后，不能不提出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客人在马来西亚肯定是不少神明信仰和宗教派系的最初信奉者与传播者。另一方面，我们也实地理解，这些原本只是盛行于客家人之间的信仰，来到今时今日，已因其它方言群信众的增加，成为大马华社民间信仰的一部份。除了涉及祖先崇拜的习俗源自强烈的血缘认同，不能不是只限于相关的客籍宗族及家庭之间流传，几乎所有由客家原乡带到本地的神明及宗教派系，以至客家人在本土发展

的神明信仰，都已传播到其它华人方言群之间，而且还出现了非华人信徒。这些原属客籍人信仰的宗教场所虽然依旧主权属客人或由客属人管理，但这一切宗教场所的信徒都不再只限客属人士。

考察马来西亚客家人的信仰，我们会发现到从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那段期间南来的客属人，不仅仅把他们中国原乡的信仰带到马来西亚，他们也在马来西亚“造神”，将有功的族人崇祀为本土华人的神明。另外，依赖矿区及林野维生的客属社群，也可能是最早接收了马来人的拿督公信仰，并且是把它们“汉化”和纳入华人民间信仰体系的先行者。

马来西亚的客属人士，除了崇祀华人普遍崇拜的观音，也崇祀他们各自在乡土供奉的神明，如：三山国王、重阳祖师、何仙姑、谭公爷、玄天上帝、叔婆太、许真君等。其中有些到了马来西亚的神明信仰散播到其它友好方言群，成为结合的凭依，变成了早期源自不同省县地域的华人族群在各地互相认同的纽带。客属人在本土神化开拓人物而发展出来的“英烈”信仰，则包括了北马的张、丘、马大伯公，打金业的胡靖祖师、中马的仙四师爷、钟万先师，以及东马的刘善邦等神明。

客人神明有很大部份是道教神明，他们的香火散布除了反映客属人士早期曾经在居住的地区奋斗开拓，也折射出早期客属先民受到道教文化及会党生活的影响。

我们因此也不能忽视，客属人作为马来西亚多个道教流派及民间教派的传承及阐扬者，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有一些道教流派在中国本土也许早已失传，然而，它们从客家人的故乡传到东南亚之后，却已不再仅限于客属人士加入成为教众，甚至传播到欧美国家。统计起来，已发现是由客属人传

播的道教教派包括东华山派、金英派、正一天师道闾山派、三坛教、香水法院；传播较广的民间教派，则包括了同善堂、无极大道、归根道和真空教以及和白莲教传承相关的洪钧老祖教派。另外，亦有客家道士在本地开创了天衡山派，以及出现了黄老仙师教团这一教门。

在佛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各地崇祀观音之寺庙，都包括了客属人的捐款及积极参与。尤其全马各地的水月宫观音崇祀，是客属人在开拓矿区的时代引进的保护神。但说到客属人士对佛教的重大贡献，理应是二十世纪初由北马客属先贤张弼士等人领倡极乐寺最具代表性。他们支持了来自福州的妙莲禅师出任“钦命方丈”，建立东南亚第一所正规的佛寺。

马来西亚客属人也是西方宗教最初向马来西亚传教的主要对象。1786年檳城成为英殖商港后，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士和天主教的法国教士即向北马客属人宣教，并影响到部份客家人回故乡传道。各宗派之间，巴色会也在沙巴完成了引导信徒开拓新土地的“客家教会”使命。教会传教的努力，亦令一部份客属人成为西学东渐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也造就了本土客家色彩与教会信仰文化结合。在不少天主教及基督教改革宗派的堂区，迄今保留了以客语颂祷词念圣经及讲道的传统。

宗教信仰，表面上看似是无从论证鬼神之真伪，却是先民寻求生活理想及忠于价值观念的寄托，也让他们对生死大事有所安心。宗教一旦落实成为先辈集体生活的一部份，却又是他们艰辛开拓异域、参与每一个地区历史过程的见证。

目录

总序——拿督吴德芳（马来西亚客家公会
联合会总会长）

序言——邓文龙（台湾高雄师范大学客家文化
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前言——有了信仰，才能坚持ai

一、马来西亚客家人从原乡移植到本地的乡土信仰

- A) 三山国王03
- B) 谭公庙06
- C) 何仙姑09
- D) 重阳帝君11
- E) 感天上帝13
- F) 玄天上帝14
- G) 关公17
- H) 仙人叔婆18
- I) 华光大帝19
- J) 三师爷20
- K) 萧府王爷21

二、马来西亚客家人的本土神明

- A) 张、丘、马大伯公25
- B) 刘善邦32
- C) 鍾万仙师34
- D) 仙四师爷36
- E) 胡靖祖师44
- F) 拿督公47
- G) 唐番地主50

三、流传马来西亚的客家道教教派

- A) 东华山派55
- B) 昆仑教60

C) 六壬教	62
D) 金英教	65
E) 正一天师闾山教	67
F) 三坛教	70
G) 茅山教	73
H) 白莲教	75
I) 香水法院	77
四、马来西亚客家社区流传的民间教派	
A) 真空教	83
B) 归根道	85
C) 同善堂	88
D) 混元教	90
E) 天衡山派	91
F) 黄老仙师慈教	94
五、清代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客家人的观音信仰	
A) 最早的客家人观音香火	99
B) 分布东西马各地的客家人观音信仰	101
C) 从民间观音信仰朝向佛教寺院	104
六、基督宗教在马来西亚客家地区的历史足迹	
A) 天主教在马来西亚客家地区	109
B) 圣公会	116
C) 巴色会 / 崇真会	121
D) 弟兄会 (福音堂)	125
E) 其它宗派与组织	127
后语——这只能算是初步的观察	
附录	
一) 马来西亚客家人流传的佛、道信仰及其影响所至的宗教信仰 (图表)	141
二) 东方信仰与西方习俗的交谈——19世纪 檳榔嶼客家人天主教历史的文化观察	148

一、马来西亚客家人 从原乡移植到本地的乡土信仰